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
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

城雒陽城第宅也賢曰
有甲乙之次故曰第

欲遂校獵河內

河內郡在雒陽
北百二十里

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

奏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

乘絕

證翻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

魴音房

以河南

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松嗣父統爵為陵鄉

侯縣讀曰懸下遐稼翻

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

知名

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

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

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

儲副也

漢有舊防蕃王

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

辭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

賢殺之

寘徒賢翻
莎素禾翻

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

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

質音致

廣德又攻

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更工衡翻

東平王蒼自以

至親輔政

蒼輔政始上
卷中元二年

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

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已上驃

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

聽上將軍印綬

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

東平國在雒陽東
六百七十二里

帝以驃騎長

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百官志將
軍長史一

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
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掾史員四十人
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
六百石郎二百石掾俞絹翻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

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民

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賜錢為
辦裝也

安豐戴侯竇融年

老子孫縱誕多不灋長子穆尚內黃公主

內黃縣
屬魏郡矯稱

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

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

之廬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昫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据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國却可以用賢注妻七細翻

盡免穆等官諸實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

實氏故扶風平

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勲宣

皆下獄死

復扶又翻下遐稼翻

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

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

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

夏四月

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

茲易曰鼎象三公

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

豈公卿奉職得

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

書禁人上事言聖

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

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省悉景翻

示不為諂子蚩也

蚩笑也

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

幸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

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

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

鞮丁奚翻下同

數月復死

復扶又翻

下同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

后

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范曄曰

漢世皇后皆因帝謚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謚法執德遵

業曰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

數所角翻

遣使求合市上冀其

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

為九江太守

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

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

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

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為功能侵擾屬

縣適以多

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穿

賢曰檻為

機以捕獸穿謂穿地陷之

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

張捕

張設也設為機穿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猩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

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

去羌呂翻

除削課制其

後無復虎患

復扶又翻

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

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

喜許記翻

然文吏習為欺

謾而廉吏清在一已

謾音慢又莫連翻

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

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以太尉虞

延為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越騎司馬鄭衆使北

匈奴

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

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

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

自誓以死不為單于屈也

單于恐而

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

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

匈奴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

密使人詣

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

人伺相吏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使疏吏翻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

牙營士屯五原曼栢

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

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栢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

秋郡國十

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

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纁白紵詣

國相曰

漢成帝王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統今之絹也師古曰紵素也纁并絲絹也

相息亮翻

託在藩輔過惡果積歡喜大恩奉送纁帛以贖愆

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慈潔齊三月

齊讀曰齋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塞悉則翻饌雖戀翻又雖皖翻

初帝聞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

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
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
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
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
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

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
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
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為長大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
見金人長大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
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
焉賢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

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桑門唐言
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
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
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
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
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
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
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
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
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惜之還以白馬負經
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闕西好呼到翻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既盡

詔

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

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上時掌翻

詔曰羣

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

黠下八翻

而輕

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

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人主能切已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北匈奴

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

鈔楚交翻

邊城晝閉帝遣使報

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

要一遙翻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賢曰武帝開通

西域本三十六國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

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申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

得謀猶言

得計復扶

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賢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駁北角翻

又翻下同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

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

南單于久

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

為于偽翻下同

單于恚恨遣兵

圍臣

恚於避翻

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氈裘獨拜

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如令匈奴畜肉衣其皮草被旃裘旃與氈同

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

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

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

軍司馬

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

人帝召衆為軍司馬

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

治者亦以聞

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
豫治譙今鄴縣充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

徐治邾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
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鄆今趙
郡鄆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荆治漢壽
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
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長大六尺八十首四百石
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令以下上時掌翻治
直吏

是歲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
皆熟書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

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

賢曰取其
美名也

未有國邑 帝崇尚

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
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

四姓小侯

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

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

置五經師搜選高能

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

遣子入學 廣陵王荆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

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

相息亮翻

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

吏民唯食租如故

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唯食國之租稅

使相中尉

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

祝職又翻詛莊助翻

詔長水校尉

樊儵等雜治其獄

儵直留翻
治直之翻

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

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

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
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

帝與荆皆
出於陰后

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

臣等專誅而已

賢曰專謂
不請也

帝歎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

謚法追悔
前過曰思

國除

夏四

月戊子赦天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

雅樂

賢曰校學也戶教

奏鹿鳴帝自奏塤箎和之以娛

嘉賓

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

八孔孔頴達曰土曰塤竹曰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

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詔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

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

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

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逕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

農小師注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

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箎尚

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作

繆矣釋名塤喧也聲濁喧然塤况袁翻箎音池和戶卧

翻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

陵陽縣屬丹陽郡
緄丑林翻

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

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

衰倉回翻

友人九江鮑駿

遇鴻於東海

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

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

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

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道也伯夷當紂時季札當周末故言亂世也

春秋

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瞶

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

至行

行下
孟翻

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

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

別之後獨坐不樂

樂音洛
下同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

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
其詩曰采菽采菽筐

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
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
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
則菽不摠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

羊豕之苦薇
從可知矣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

最樂

虞昌呂翻
樂音洛

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要讀曰腰蒼
腰帶十圍

今

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
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

置哀牢博南二縣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
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西南去維

陽七千里賢曰在今匡州匡川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

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
越之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
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它人

為子偽翻

初平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

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

其後汴渠

東侵日月彌廣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

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

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恒戶登翻

先悉薦翻樂浪音洛琅

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

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謁者屬光祿勳

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荥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

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

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旋流也更工衡翻

無復潰漏之患

復扶又翻

景雖減

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萬曰億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

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

十牛羊被野

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河汴之隄決壞則汴

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

辛巳帝行幸滎

陽巡行河渠

行下孟翻

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

行戶剛翻

壬寅還

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

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

姓譜燕召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

氏燕於賢翻

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下案驗

下選稼翻

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

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

賢曰今宣州縣

賜湯沐邑五百戶

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

男女為戾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

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許太后者英母許氏上時掌翻

先是有私以英謀

告司徒虞延者

先悉薦翻

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

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項

之復為太常

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賈延免後邢穆未至間澤行司

徒事爾故云數月

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

鉅鹿郡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胤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楚王英至丹陽

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

楚獄遂至累年

治直之翻下同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

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

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

儵直留翻鮪于軌翻

為其子賞求楚王英

女

偽為子翻

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

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

時特進一言

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

賢曰宏為特進

但以貴寵過盛即為

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

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

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

吳郡在雒陽東

三千三百里

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

掾俞諸

吏不勝掠治

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

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

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

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署功

勞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微經為五毒

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

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

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

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

斷丁管翻

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

曲成侯劉建

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漢

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師古曰漢音烏號翻

建等辭

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

異曰考

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袁紀作寒按今有寒姓音件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

姓以為夏諸侯后寒之後

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賢曰

物色謂形狀也

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賢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

朗

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

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

所犯不道

漢法有大逆不道

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

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

持兩端促提下捶之

捶止
蓋翻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

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

府議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

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

人

汙烏
故翻

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

狀反為罪人訟寃

為于偽翻下同

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

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

大故

故事也囚也妖於驕翻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

言出

其罪不如入其罪也

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

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

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裁與繞同

及其歸舍口雖不言

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

悟五故翻逆也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

幸洛陽獄錄囚徒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為寃滯為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

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

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

間古覓翻

帝惻然

感悟夜起彷徨

彷徨釋徘徊也莊子註猶翔翔也余謂彷徨不自安之貌

由是多所

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

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壬

到郡

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

上時掌翻

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

具奏

列彼翻

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夏五月

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

篤兄弟之恩也

又封

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念功臣之世也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

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

說文曰杆

飲器音于方言曰益謂之孟

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

灑掃

灑所賣翻掃悉報翻又並如字

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

事

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

下邳縣本屬東海郡

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縣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

御講堂

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即此

命皇太子

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

浚儀縣本大梁

夏四月庚子還宮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

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十

里

行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昺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

濟子禮翻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

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乙巳赦天下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

匈奴

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

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

世父後生為叔父

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

將馬廖

廖音聊

下博侯劉張

張齊王續之孫

好時侯耿忠等共議

之

時音止

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

援于元翻

并左衽之

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

居延

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

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

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

復扶又翻

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

塞其勢易乘也

易以鼓翻

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

未內屬北虜未有釁隙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

西河舊事曰白

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

得伊吾

賢曰伊吾即伊

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

吾廬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

晉昌

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

使疏吏翻斷丁管翻

伊

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

復扶入翻折而

設翻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

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

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

為秉副

三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曰近也疾也

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弁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在朔方北

竇固耿忠

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

塞

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郡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

有黃石北地盧
水胡敦徒門翻

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

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

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

賢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
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作漫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

級追至蒲類海

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

取伊吾盧地

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

王
遣匈奴林王迎盧芳匈奴音古侯翻

絕幕六百餘里至

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

據前書匈奴水去令居數千里

臣瓚曰去令居千里

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

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

山

北史曰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山

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

下獄免

下邳豫翻紀棠皆作常今從范書

考異曰袁

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

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稱尺身證翻

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

若汝也皆為文簿而上之上時掌翻

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

卒

行戶剛翻
卒子恆翻

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

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

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彤先為遼

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號戶刀翻為子偽翻

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

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

超行到鄯善

鄯上

鄯善王

馬為副貳使疏吏翻下同

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

懈古

超謂其官屬曰寧

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侍胡鄯善所遣

侍超者使疏吏翻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怖普布翻

滅此虜則鄣

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

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

初夜甲夜也

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

鼓大呼

呼火故翻

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

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

從才用翻

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

恂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恂大驚既而色動

意欲分超功而不能
自揜於外故色動

超

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從事掾
也掾俞

絹翻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

復扶
又翻

廣叩

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

超功効

質音致上
時掌翻

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

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

使超使于寘

復扶又翻下
同寘徒賢翻

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

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

有不虞多益為累耳

累力 瑞翻

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

賢曰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予謂張者自大之意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

監古 銜翻

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

賢曰續漢及華嬌書並作騶說

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翻予謂騶音瓜黃馬黑喙曰騶讀如本字

廣德遣國相私來比

就超請馬

相息 亮翻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

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

即殺匈奴使者而降

降戶江翻

超重賜其王以下加鎮撫焉

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

復通焉

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

國元年數之謂莽篡漢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

超彪之子也

淮陽

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

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

讖楚譜翻祝職

救翻詛莊助翻下遐稼翻

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

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

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

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賢曰阜陵

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

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

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賢曰用兩炬交

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爇懦劣翻

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賢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

皆數百級虜自相軫藉死者千餘人

賢曰韓轢也藉相蹈藉也韓良刃翻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復扶又翻

范丹之孫也

廉丹為王莽將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上時掌翻

其日降甘露於陵樹

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謂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

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為甘

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

御床視太后鏡匣中物

匣鏡匣也音廉

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

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

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北海敬王睦薨

睦北海靖王興

睦少好學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

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

夫詣京師朝賀

賢曰中大夫王國官也掌奉玉使京師奉璧賀正月朝直遙翻

召而謂

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賢曰朝廷謂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

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

樂音洛

臣敢不以實對睦曰

吁子危我哉

賢曰吁音子孔安國註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句于翻

此乃孤幼

時進趣之行也

趣讀曰趨又七喻翻行下孟翻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

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

畏慎如此

時禁切藩王法憲
頗峻故睦慮及此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
牂牁越雋益州永昌等郡益州刺

史治廣漢

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汶山在蜀
郡蒲氏道

郡雒縣

西徼外江水所出杜佑曰茂州漢汶山

縣汶晉書音讀曰岷湔裴松之音剪

前世所不至正

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種章
勇翻

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歌頌漢德

菽側鳩翻
又徂九翻

輔使犍為

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犍為郡在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
里夷言不與中國通故譯而後獻

捷居言翻據俞絹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子之後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

龜茲音見前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

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

間古莧翻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三

百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

種章勇翻

國人必不用命

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降戶江翻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

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

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

兄榆勅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勅立之更名忠今從超傳

國人大悅超問

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夏五月

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

觴上壽

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也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壽者人

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朝直遙翻

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

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

所被

義翻 被皮

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級
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

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

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

西域

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
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

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
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敦煌徒門翻

命盧

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

符傳皆合之以為信符兵
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

也如淳曰兩首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
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所用以為信非度關所用之傳

也專將則有符傳今以兵屬固
故去之去羗呂翻傳株戀翻

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

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

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

固以後王道

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

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

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

降戶江翻

秉將以詣固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於是固奏復

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

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

以陳睦為都護

考異曰袁紀睦作穆今從范書

司馬

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庭州蒲

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

謁者關寵為己

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賢曰柳中今西州縣考異曰袁紀作折中今從范書

屯

各置數百人恭況之孫也

耿況以上谷歸光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左

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

蠡慮吳翻

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

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

傳音附語牛倨
翻中竹仲翻

大驚會天暴

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怖普
布翻

相謂曰漢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

天晉

文志太微天子廷也十
二諸侯府也字蒲內翻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

固引兵據之

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
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

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
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

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

秋七月匈奴復來攻

復扶又翻

擁絕澗水恭於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竿馬糞汁而飲

之賢曰竿謂壓竿也音側駕翻

恭身自率士輓龍

輓音晚師古曰龍所以盛土也音盧

紅翻鄭氏周禮注窰上之器曰龍陸德明音力董翻朱熹曰黃土龍也

有頃水泉奔出衆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

遂引去 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

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

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更易也更工衡翻下同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

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
光武女紅

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
與讀曰預為子偽翻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
五星郎位也宿音秀

出宰百里苟非其

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陽陰

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

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

五日反支子丑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

朔六日反支

拘以禁忌

復扶
又翻

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閤

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

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

樂音洛

遠近畏

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

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

東都南北宮皆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

其宮衛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大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榮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鑲印以符之被皮義翻

諸馬乃共

諧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

什邡縣屬廣漢郡此即高帝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

封雍齒之什方也邠讀曰方

節陵

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冬十月丁未赦天

下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

並錄尚書事

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

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

帝即位輒置太傅
錄尚書事亮輒省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

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

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
三千一百里守式又翻

焉者龜茲攻沒都護陳睦

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

師復叛復扶又
翻下同

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

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

鎧可
亥翻

恭與士卒推誠

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

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按李

巡注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

妻以女子

妻七細翻

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

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

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

則傷死難之臣

難乃旦翻

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

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

將即亮翻

又二部兵人裁各

數千

賢曰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

之效也

力盡猶言盡力也

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

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

幟昌志翻

匈奴疲極之兵必

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

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

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今從

帝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居茂

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

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鄯上扇翻

甲辰晦日有食之太后

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

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

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

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

趣七喻翻

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

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近世光

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

謂陰后不為宗

親求位也

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

謂梁

松竇穆等也

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

復扶又翻

斷丁管翻

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為子偽翻

戴盆望

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

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
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
雒中者錢各五千

遺于季翻

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
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也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

兗州部陳

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
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
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兗州蓋以沅水為名又兗之為言
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

緩之義或云因
徐丘以為名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盡開逢涸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烜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為嫡即位謚法溫克

今儀曰章伏侯古今注烜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

鮑昱何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陛下始踐天

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

賢曰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治直之翻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

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

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

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

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

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讐

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楊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秘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微

諸蘭臺拜校書郎省悉景翻

帝下其章

下遐稼翻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

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

引論語孔子之言

征伐匈奴屯

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

役繁興胡亥不草卒亡四海

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故孝元棄

珠厓之郡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光武絕西域之國

事見四十卷光武

建武二十二年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賢曰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

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厓之絕捐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

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

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

舍則有害於民也

曰舍讀捨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

竇固等取

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

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

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

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近其新翻

尚

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

左傳

蔡大夫聲
子之言

往者斷獄嚴明

斷丁亂
翻下同

所以威懲姦慝姦慝

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

崇晏晏

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曜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

而有司未悉奉

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

賢曰笞即撻也古字通用

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

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繁楚以濟羣

生善止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賢曰

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斬首

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復扶又翻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

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固請迎恭諸將

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

呼火故翻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校戶城

中皆稱萬歲

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

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

月至玉門

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

即玉門關也

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

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

衆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為于偽翻

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

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

計卒全忠勇

卒子恤翻

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即將

亮翻帥所類翻

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

官

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

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

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

使疏吏翻下同

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

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

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

復扶又翻下同龜茲音丘慈

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

寘徒賢翻號戶

刀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使疏吏翻

互抱超馬脚不得

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

而與尉頭連兵

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

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

平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

上時掌

帝報書曰間吏

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

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

恢然猶廓然也

思惟嘉謀以次奉

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為于

偽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

終之分

行下孟翻分扶問翻

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

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

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事見上卷明帝謙

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起自彊秦秦始皇葬于驪

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

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

人之所聚曰都杜預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

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

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

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

輒驛使諮問

使疏吏翻

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八月庚

寅有星孛于天市

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

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二星曰填中四星曰天市李蒲內翻

初益州西部都

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獠君長感慕皆奉珍內

附猶莫百翻明帝為之置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

領不韋雋唐比蘇牂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以純

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

守式又翻辛子恤翻

後人不能撫循夷

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

懷怨望

數所角翻

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

魴音房

上不忍

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

徒延

王阜陵事見上卷
明帝永平十六年

北匈奴皋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

皋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

山永平十六年祭彤等
北伐將衆遁去今復還

是歲南部大饑詔贍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
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

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

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

雋音髓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楚獄見上

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即阜陵王延徙封時也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

賢曰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

福耳

要一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

事見三十卷成帝建

始元年塞悉則翻

不聞澍雨之應

澍音注

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

鮮息淺翻

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

當與先帝子等

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

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

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

此遽伯玉之敬也

衛尉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

新

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新陽

侯就也賢曰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

原鹿

侯諫也原鹿縣屬汝南郡

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

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息氣一出入之頃屏氣者累息乃一舒氣

常恐

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

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治直之翻

是吾言之不立

而耳目之塞也

塞悉則翻

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賢曰大練大帛

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

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

者欲身率下也

著側略翻

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

好呼到翻

前過濯龍

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

門上見外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

白賢曰繡臂衣今之臂繡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余據字書臂繡之繡從草此繡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

翻領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污也衣於既翻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

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

之慮

憐古監翻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

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賢曰西京外戚呂孫呂產

實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重直龍翻

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

省悉景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

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

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

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校戶教翻

如令不諱使臣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

漢封爵羣臣皆消吉

太后報

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

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

豈徒欲

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以恩澤封爵外家為外施也施

式智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

無軍功不侯

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

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

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

文子曰再實之本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重直龍翻

且人所以願

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

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

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

補濟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槩言之也

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

一縣乎吾計之孰矣

古字孰熟通

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

親為上

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行下孟翻

今數遭變異

數所

角翻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

違慈母之拳拳乎

賢曰拳拳猶勤勤也音權

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

可不順也

匈中氣今所謂上氣之疾匈與胃同

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行子之志

冠古玩翻

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

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

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方言曰飴飴也求衡之間通語

不能復關政

矣

開豫政也
復扶又翻

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

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

繩之以法而奏聞也
屬之欲翻治直吏翻

太夫人

葬起墳微高

太夫人太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有差

太后以為

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

孟行下

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

見賢

遍翻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

里

絕外戚之
屬籍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

廣平王羨鉅鹿王恭
樂成王黨皆明帝子

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

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被皮義翻

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

織室蠶於濯龍中

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

數往觀

視以為娛樂

數所角翻樂音洛

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

小王論語經書

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

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

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

事見二十

八卷初元五年

成帝御浣衣

言服浣濯之衣也

哀帝去樂府

事見三十三

二年去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

也

書曰達上所命從厥攸好行下孟翻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傳直戀翻創初良翻瘢蒲官翻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長安語曰賢

當時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結讀曰髻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賢曰言儉素簡

約后之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賢

薰猶薰也言芳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聲薰天地也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人婦

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

滿乃感翻種

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長知

章勇翻下同

兩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

寇

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為種名

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

種俱反

姐子也翻又音紫滇音顛

敗金城太守郝崇

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

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

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

尉自安夷徙居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湟水東合安夷

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迷吾又與封養種

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

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

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

五校兵

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聲步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

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衛兵也

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

馬防傳云積射士

第五倫上疏曰臣

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

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

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

賢曰恐卒然有小過愛而

不罰則廢法也卒讀曰粹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

尉於臨洮

前書隴西南部都尉治臨洮賢曰即今岷洮二州地

防進擊破之斬首

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

人屯望曲谷不下

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

戊寅有星孛于紫宮

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

西蕃七東蕃八李蒲內翻

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

為後諸竇竊權張本

貴

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

沘音比

第五倫上疏

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

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縣屬南陽郡冠古

玩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

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

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

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論語孔子

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

賢曰

峭峻也音

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七笑翻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馬防擊

布橋大破之

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

布橋

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

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姐音紫又子也

翻種章勇翻

恭嘗以言事忤馬防

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

忤五故翻

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監古

銜翻下
遐稼翻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初顯宗之

世治漳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賢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鄜

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墜紫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汶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佑曰石曰河在定州唐昌

縣唐昌漢苦陘縣也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

可勝筭

勝音升

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

賢曰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監古銜翻量音良

知其難

成具以上言

上時掌翻

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

更工

銜翻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閏

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

攻姑墨石城破之

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斬首七百級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陵淩中蠻

反

賢曰淩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余據溫公類篇淩郎侯翻

是歲有司奏遣

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

慶為太子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

梁王常山王昺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

全為平春王

平春縣屬江夏郡伉音抗乘繩證翻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

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

陽侯

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

潁陽縣

屬

執金吾光為許侯

許縣屬潁川郡

太后聞之曰吾少

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賢曰言慕古人書名竹帛

不顧命之長短少詩照翻

今

雖已老猶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故日夜惕厲

惕懼

也屬危也

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

同斯志欲令瞋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

瞋莫定翻復扶又翻

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

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按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廖

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輒
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語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

帝

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

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

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

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

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

漢制

貴人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安車

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

御府雜帛二萬匹大

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

皇后

賢曰謚法中和純淑曰德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

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事見二十七年

方今天下少事

少詩詔翻

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壞音怪

宜如石渠

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

句將斷將

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將即亮翻將三

署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

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觀古玩翻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
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與讀
曰預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 荆豫

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

淩郎
侯翻

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

遲直士側席異聞

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
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

其先

至者各已發憤吐懣

懣莫困翻
又莫旱翻

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

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

句斷省
悉景翻

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

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戊

辰太傅趙熹薨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

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使疏鄯善于

賓即時向化鄯上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

願歸附復扶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

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

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
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三代大宛結烏孫裂匈奴

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

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使疏吏翻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謂城郭之國若小若

大其言以是效之賢曰效猶驗也則蔥領可通古領嶺字通龜茲可

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

鄯善間也

敦徒門翻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前書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既非

其種

種章勇翻

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

茲自破

更工衛翻降戶江翻下同

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

下遐稼翻復扶又翻

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

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

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賢曰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也余

謂趙蓋言平西域告成功於祖廟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起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起

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

先是莎車以

為漢兵不出

先悉薦翻

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

賢曰番音潘

會徐幹適至起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

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妻七細翻

至

孝宣帝卒得其用

事見二十四卷本年卒子恤翻

今可遣使招慰與

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尉

鮑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

鄧彪為太尉 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

更工衛翻屬之欲翻
聯也聯日有火也

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廉范字叔度

不禁火民安作

賢曰作協
韻則護翻

昔無襦今五絺

襦汝朱翻短
衣也絺五故

翻脰衣也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大而黃

黑出胡丁零國

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臚陵如翻

帝親自循行邸第

行下孟翻

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

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鳳東

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政東海王彊子宇琅邪王京子濟子禮翻

詔沛濟南

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

賢曰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

升

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

省閣入禁中閣門也

上為之興席改容

為于偽翻

下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鞠躬也鞠躬曲身也

三月

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

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

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

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

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

沘音比

外令兄弟求

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雅曰偵問也同相吏翻

宋貴人病思生兔

兔獸名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出霜前獵取而食之其味

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

厭一葉翻又於琰翻

由是太

子出居承祿觀

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

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

春秋左氏傳之言

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

衽

衽衣襟亦卧席也

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

舍

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

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

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

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

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已未

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
栢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

秋八月飲酎畢

酎直又翻

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

復扶

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

疎然數見顏色

數所角翻

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

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

賢曰大鴻臚奏王
歸國小黃門受詔

者臚陵如翻

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

祖道供張以送

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

復扶又翻乘繩證翻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

偃師縣屬河南郡

東涉卷津

卷縣屬河南郡其北即河津卷丘權翻

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

穫

行下孟翻

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

重直用翻

不得輒

修道橋遠離城郭

離力智翻

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賢曰刺探謂候伺也

刺七亦翻音湯助翻

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

脫粟瓢飲耳

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

巳酉進幸鄴辛

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未孫熊為

鄮侯進幸槐里岐山

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

在扶風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

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

考異曰范書作憲今從袁紀馳遣名醫小黃

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傳直
戀翻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

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

上時掌翻
監古銜翻

令四姓

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

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稽留斯等部落蓋居三木樓山

訾子斯翻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

申還宮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

惡烏露翻

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

數所

角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

賢曰飛書若今

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

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

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

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

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

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

孝文實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

而要結輕狡

無行之客

要一遙翻行下孟翻

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往可

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大起第觀

觀古玩翻

彌亘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

不喜之數加譴敕

歛力瞻翻喜許計翻數所角翻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

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

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

臨上路

上時掌翻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

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讐言田廬

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

守田廬而思愆過也讐與愆同

有司勿復請

復扶又翻

以慰朕渭陽之情

秦康

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比防稍為謹密故

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謂死於考掠也

後復有詔還廖京師

復扶又翻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

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

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

喜許記翻

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閤

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比誠其好士交結之方

榮音洛好呼到翻

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

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

少詩沼翻更工衡翻

雲集其門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浣濯之

復扶又翻

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曰醒

設險趣執

之徒誠不可親近

趣七喻翻近其斯翻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

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

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

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師古曰沁音午浸翻

主

逼畏不敢計

計猶今言計較也

後帝出過園

過工禾翻下同

指以問憲

憲陰喝不得對

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也潛

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

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

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賢曰愈差也

久念使人驚怖

怖普布翻

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

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更工衡翻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賢曰鳥子

生而啄曰雛

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毀服猶降服也

為于偽翻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

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

卒子恤翻則

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

或知之而復赦之

復扶又翻

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

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

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

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

去羌呂翻

人主之深戒也

溫公此論

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實憲摠權張本

下邳周紆為雒陽令

紆邕具翻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

里豪強以對數

數所具翻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

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

事貴戚跼蹐

跼音局蹐資昔翻毛氏曰跼曲也蹐累足也

京師肅清竇篤夜

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

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

尉詔獄

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

數日貫出之

賢曰貫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貫之為是則

收之為非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

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

者為將兵長史

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

者邑到于賓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

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趙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

內顧心

樂音洛

趙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

事見

三卷周報王七年參疏替翻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去羌呂翻

帝知

趙忠乃切責邑曰縱趙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

人何能盡與趙同心乎令邑詣趙受節度詔若邑任在

外者便留與從事

任音壬

趙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徐幹謂趙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

敗蒲邁翻

今何不緣詔

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趙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趙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賢曰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卹人之言詩謂逸詩也省悉景翻

快意留之非

忠臣也

帝以待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

會工外翻

舊交趾

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

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曰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

風

波艱阻沉溺相係

沉持林翻溺奴歷翻

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

是夷通遂為常路

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

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

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

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

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之府帑也朗翻藏徂浪翻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

是年八月方改元

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子濟

禮

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

任城

國在雒陽東干一百里任音壬

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

陳事者多

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

懈古隘翻

而吏事寢疏

疏與疎同

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

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

行下孟翻下同

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

賢曰孝經緯之文也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少詩沼翻

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

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

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近其新翻

士宜以才行為先

不可純以閑閑

史記曰明其等曰閑積功曰閑行下孟翻

然其要歸在於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

下樞要在於尚書

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

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

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

帝皆納

之彪賢之玄孫也

韋賢相元帝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

唯得榜笞立

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

音彭又令丙筭長短有數

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

丙又景帝定筭令筭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筭止葉翻

自往者

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

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鉗

其廉翻說文曰鉗鉗也國語曰中
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怵軟律翻
悚懼也

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治直
之翻

八月甲子

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癸酉詔改元

元改

元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

賢曰
儲積

也時具也言不得豫
有蓄備時文里翻

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

司空掌
水土故

使之柱
竹柱翻

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

探湯
勘翻

二千石當坐

九

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

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

宛於
元翻

暉在臨淮有善政民

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

法免家居

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因死獄中州奏免官

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

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

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

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

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朱暉固執以為

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

賈音古

鹽利歸官則下民

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

樂音洛駁北角胡

黃

髮無愆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

復扶又翻下同

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

讓

謂譴讓已臨乎其前也怖普布翻

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

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

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

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

劾戶槩劄又戶得劄

帝意解寢

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賢曰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

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上既加禮乃起謝所謂彊直自遂也

復賜錢

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

駰音因

同遊

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

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

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

受訊謂受鞠問

也下遐

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

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

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

傳柱總翻

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

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

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

加天下所具也

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

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

非實是則固應悛改

悛丑綠翻

儻其不當

當丁浪翻

亦宜含容又

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

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

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復扶又翻

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

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管子對以致霸之術

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

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直以武昭宣元成哀平光

明及帝為數為于偽翻

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

卒讀

曰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

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

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之

賢曰三屬

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但不得在

宿衛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行下孟翻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

守安陽令

賢曰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

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

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

偽翻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

遺于季翻

均諫

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

得

復扶又翻下同

為吏坐臧終身捐棄

臧與賊同

兄感其言遂為廉

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武

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

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子間翻訾子斯翻

驅牛馬萬餘頭來

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

鈔楚交翻

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

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

將兵八

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

疏勒王忠

莎素何翻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

府丞成大為疏勒王

更工衛翻

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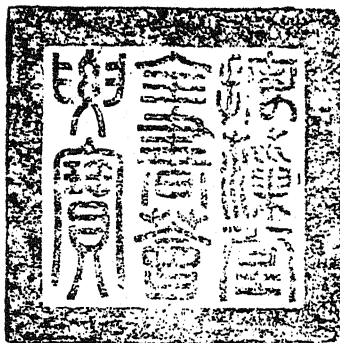
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

趙立忠為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翰芮翻

城遂降

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謄錄監生臣施昌華